



风

尘

谱

KD00204638



美国

萧

逸

著

风 尘 谱

(上、中、下)

[美] 萧逸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---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6.75印张 6插页 624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

---

ISBN 7-80605-874-5/I·762

定价：38.9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：725000)



作者(左)与张永生先生合影

萧逸本名萧敬人，原籍山东菏泽，现居美国，著名武侠小说作家，早期从《无忧公主》和《七禽掌》两部书起始，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，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，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，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，其代表作有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。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、电视剧，再次引起轰动。他的作品构思奇巧，人物个性鲜明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

责任编辑: 邓积仓

封面设计: 永生

电脑制作: 许荣



# 凤 尘 谱





萧逸独家授权★版权所有★翻版必究

中国●西安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第十六章 生命之火花

原来那郎中不是别人，正是雷鸣子闻继天，乔装成医，旨在救裘蝶仙，只是谁也没有看出来罢了。

他借着身形翻倒之势，大袖向外一翻，暗中却施出“拨云见日”的功夫，在大袖之中暗藏匕首，只一翻，已把那门上钢锁一削为二。

飞云道人却未想到，自己只顺手一推，却把对方摔成这样，心中不由吃了一惊，怔了一下，那雷鸣子闻继天已站了起来，一面耸着肩道：“咱的老奶奶，道爷你可打死咱了……银子不给还打人，这可真是反了……反了！”

飞云道人龇牙一笑道：“反了？反了又怎么样？老头你到底走不走？”

说着又往雷鸣子身边走去，这老郎中不由吓得连连倒退，口中兀自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这……还……有王法没有？……我老头子可怎么活啊？”

飞云道人此时见他愈来声音愈大，不由大怒，当时一拧腰，已窜过在雷鸣子身前，接着一伸手，已抓在了这老郎中臂根处，他冷笑着道：“老家伙，你给我到外头去凉凉快吧！”

他口里说着话，猛然一翻手，暗中用力向外一扔一扬。

果然这矮小郎中，整个身躯，被他突地甩起半空，似抛球



也似，四脚朝天，往下落来。

飞云道人心中一惊，暗想这一摔，这老头可准得回姥姥家去了。

不想眼看就要摔临地面的一刹那，这老人一声怪叫，沙哑地嚷道：“哎唷！可要出人命了！”

他口中这么嚷着，在空中猛然一翻，成了手脚向下之势，噗的一声落在地面之上，却是轻巧已极，并没有伤了丝毫。

飞云道人不由吃了一惊，那老郎中却是掉头就跑，口中兀自怪声大叫不已。

飞云道人此时确实为这老郎中惹得怒火万丈，同时，心中也有些疑心，暗奇这么高摔下来，要是常人，早已摔了个骨断筋折，这郎中却是恁嘛没有，他心中这么一起疑心，可就愈是要求个水落石出了。

他口中高叫道：“老郎中你慢走，道爷有话问你！”

说着话，一拐一溜地猛追而上，已到了这老郎中背后，飞云道人这一次是安心要试试这老郎中是否有些苗头。

他口中这么嚷着，却伸出了一双黝黑的手，往郎中双肩上猛然扑按了下去。

在武林中，这一势名唤“打油锤”，是施展浑力，实在最厉害的手法。

飞云道人这一双手上，虽没有千斤之力，却也有五百斤腕力，再加上一扑之势，这种力量就相当可观了。

谁知这一双手，“啪！”地一声，搭在了老郎中双肩之上，想像之中，老郎中定会翻身倒地，肩骨立折，可是事实却大大相反。

就见那郎中像似没有事似的，飞云道人反觉一双手掌，连指骨一阵钻心的奇痛。老郎中却回头一笑道：“道爷！你还有事

么？”

飞云道人不由脑门子轰的一声，心说我今天可看走了眼啦，原来这老郎中竟是一武林高手。

奈何此时箭在弦上，却不得不发，飞云道人一愕之下，已定下了心神。

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相好的，道爷看错了你了，光棍眼里是揉不进砂子的，朋友，你报个万儿吧！”

他说着话，人却窜在了一旁，一双黑黑的眼睛珠子，骨碌碌的上下打量着这老郎中。

雷鸣子闻继天，这时也转过身来，他先朝着飞云道人龇牙一笑道：“道爷你说的是啥，咱可不懂！”

飞云道人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，因为这一霎间，由那老郎中一双眸子之中，所泛出的光芒，就像是两道冷电也似的，任何人也会看出，是有异寻常的。

飞云道人不由噜嗦了一下，暗忖这种目光，分明是内功已臻至极点的人物，我与他瞎混了半天，竟是没有看出来，真可说是白白活了！

当时面色一阵苍白，又惊又怕，强自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朋友！你装得倒蛮像，道爷招子不瞎，相好的！我看你还是乘早放聪明一点，老老实实报出万儿来，来此究竟是什么用心，道爷看在你这么一把子年岁上，也不与你一般见识……否则……朋友，这地方可不是随便令你来去自如的……”

飞云道人说完了这一番话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脸色沉着，只等着这老郎中的回音。

不想这老郎中一直翻着白眼，听完了道人这一番话之后，一面龇着牙，一只手却摸着脖子道：“道爷……什么叫‘相好的’……‘招子’……还有‘万儿’……这些都是什么玩艺？”

飞云道人不由大怒，认为这老郎中，简直是给自己装糊涂，欺人太甚！

当时短眉一挑，厉叱道：“老朋友！你也装得太像了！……道爷倒要看看你是什么变的！”

飞云道人说完这句话，一扭腰，“嗖！”一声，已窜在了雷鸣子闻继天的身前，狞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儿！看掌！”

他猛然右臂向起微扬，已挟起一股绝大劲风，直向雷鸣子闻继天的左臂头就劈。

这一掌已眼看沾到了这老郎中肩上，就见这郎中口中怪叫了声：“啊唷！道爷可别打人哪！”

他口中这么叫着，身形猛然朝下一缩，脖子向旁边一歪，这飞云道人的右掌，竟是轻轻沾着他的衣边打了过去，打了个空。

飞云道人身形一旋，已翻出了七八尺以外，再一打量这老郎中，只见他满面惊慌之色，傻头傻脑地看着自己，连连后退。

飞云道人到了此时，不禁又有些怀疑自己看错了。这老儿分明的是一江湖土老，那又像是精于技击的武林高人，尽管是看来不像，可是方才他随便一躲，竟能逃开自己一掌，这其中实有蹊跷。

飞云道人心中这么想着，当时冷笑了声：“郎中，再看这个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子却已再次窜过，这一次他因城竹在胸，下手自然就更厉害了。

只见他在这老郎中身前一落，身形向下倏地一矮，双掌齐出，这一次却是以“双阳杳手”的手法，向外递招进势。

左右双掌一正一反，猛然直往雷鸣子前胸“肺腑”“心坎”两处大穴上按来。

这种来势可谓之太猛了。

同时飞云道人为了慎重，左腿亦用“跨虎登山”之势，向

雷鸣子身侧，斜跨出了一大步。

他心中想着，如果这老郎中即使能躲过自己这一双肉掌，侧边这一腿，他也是万万闪不开的。

动手过招，可是刻不容缓的事！

飞云道人双掌一抖出，那老郎中口中怪叫道：“道爷……打人啦！救命！”

他口中这么喊着，猛然身子向后一倒，看来就似为道人掌势所迫，向后倒下去的模样。

飞云道人这时左腿也至猛地踏出，暗想：“老兔子，我看你有什么方法，躲过道爷这一腿？”
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那老郎中一倒之势，背脊已挨到了飞云道人横踏而出的腿上，道人只需把腿劲向上一崩，这老郎中顿时就得骨断筋折。

飞云道人厉叱了声：“去！”

他猛然向上一提劲崩腿，可是这一刹那之间，这老郎中口中大叫了声：“老奶奶，可摔死咱了！”

他那矮小的身材，倏地向后一翻，在飞云道人的腿骨横面上，就似玩单杠也似的，倏地打了个大车轮，飞云道人腿已踢起，竟又是一个空。

再看那老郎中，竟是坐在地上，哭丧着脸道：“道爷你这是怎么了，钱不给咱，还一个劲给咱过不去……”

他顿了一下，抖声道：“这样好了，咱认倒霉……只请道爷放咱回去就行啦！”

他说着把那小药箱子，重新背好了一下，往起一站，就往外走。

飞云道人此时，真是被这老郎中给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腰，当时愣了一下。

勉强定了一下心神，暗想天下可没有这么凑巧的事，两次都让这郎中给逃开了。

此时这老郎中，居然背着箱子，想往外逃，飞云道人可沉不住气了。

他大喝了一声道：“朋友！你不露两手，想走可不容易。”

他口中这么喝着，也再顾不得身上有伤没有了；足尖一用劲，“浪赶金舟”，嗖！嗖！两个起落，已到了这老郎中身后。

这一次，他手下再也不留情了。

身形向下一落，用“通心拳”中的“捣天灯”，右掌半握拳，“霍”地朝着老郎中“志堂穴”上猛然捣去。

这一拳，飞云道人可是用足了内力，拳风十足，因是前捣之势，老郎中又是背心朝后，看来是不大容易想能躲开了。

可是道人这一拳才捣出，那老郎中又是大叫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好家伙，打死人了！”

这一次，他身子猛然向前一倒，只靠一双足尖点着地面，全身却是笔也似直，只挨着地面半尺许高，硬凭着一双足尖点着地面，把身躯笔也似地崩着，却是丝毫不动不倒。

这么一来，无异十足的暴露身份，飞云道人不由大吃一惊，他口中冷笑道：“相好的，我看你还怎么跑？”

口中喝叱着，人却向下一矮身，猛然抡起双掌，有“洗浮山”之势，霍地双掌齐出，直往雷鸣子背心之上按了下去。

这一势可说是劲猛力足，老郎中一笑，也不见他如何躲避，飞云道人这一双掌，可又走了空招，耳闻老郎中长笑之声，再看那矮小郎中，却已坐在了一边一块凸出的石块之上。

飞云道人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那矮郎中已嘻嘻笑道：“道人，我老头子一个劲让你，你怎么一点好歹都不知呀？莫非我还真怕你不成？”



他说着话，猛然向下一飘身，竟比一片落叶还要轻，方才那种龙钟老态，尽数全无。

飞云道人惊愕了一下，脸色一阵铁青，用手一指老郎中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这郎中双手就空一拳，露出又黑又瘦的一双胳膊，只见他笑嘻嘻的晃着那颗大头道：“道人，你也不要问我是谁，你不是自认为有一身功夫么？来！来！来！老夫就陪着你玩玩，看看你是不是就能伤了老夫！”

他说又自仰头冷冷大笑了两声，声音极大，似乎并不怕人听见似的。

飞云道人恨恨的盯视着他，心中却有些胆寒心虚，知道这老郎中定是大有来头。

只是这口气实难下咽，再者师父就在近侧，大不了惊动了他老人家，也定能给这老郎中一个厉害。

他心中这么一想，顿时胆力大增，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对雷鸣子恨声道：“郎中，此处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有本事我们到外面去……”

雷鸣子闻言正合心意，当时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老头子本来要出去，是你这道人偏要留难，真不知你是居心何意？”

他说着话，猛然回头大笑道：“这么一来，这石洞之中没有人了，道人你不怕有人要逃跑么？”

飞云道人他又如何得知，可是也不容他再作多想，那老郎中猛然翻身就往洞外跑去。

飞云道人冷笑道：“老头子！你跑不了，此处正是你埋骨之处！”

老郎中回头一笑道：“那可不一定。”

他足下走得极快，飞云道人后跟而上，一前一后，起落纵

伏之间，已扑到了门口。

老郎中足下极快，飞云道人竟是跟他不上，眼看着这老郎中直往一片斜坡上驰去。

飞云道人不由大喝道：“老匹夫……你！”

方言到此，那老郎中忽然转过身来，就向他阴沉沉地一笑道：“这地方实在好，我们就在此处凉快凉快吧！”

飞云道人已扑过身前。

老郎中忽然回头对着一棵大树上龇牙一笑，飞云道人不知他笑些什么。

遂见这老头儿，又回过头来，对飞云道人嘻嘻一笑道：“打了小的，老的也来了，这可真好，道人，你大可放心了，打不过有那断脚的老道给你接着！”

飞云道人心中不由一嘻，当时顺着方才老郎中望的地方望去，只见一棵大树在山风里摇晃着，哪有师父什么踪影？

飞云道人不由又是一阵情虚，奈何此时正好应上了“羞刀难入鞘”这句话了。

眼前局势，是非打不可了。

飞云道人怪叫了声：“老儿！纳命来吧！”

猛然向前一窜，已到了雷鸣子身前，“排山运掌”，一双瘦掌上挟满了劲风，霍地直向雷鸣子胸肋上击了去，雷鸣子到了此时，竟也不再只是闪躲了。

飞云道人这一双掌，眼看快要打实了，这老郎中口中叫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他猛然一翻大袖，扬起袖角，直往飞云道人一双手腕上卷去。

这种招式，看起来直同儿戏，毫无什么威力，可是飞云道人看起来，却不敢如此大意，他知道内功高手，往往可以借力

于一苇一巾，在他们手中无异剑刀一般得力。

所以雷鸣子这翻起的大袖，看来虽是软绵绵的，飞云道人知道，要是让它卷上，那可就不是玩的，当时吓得慌忙往后一缩。

可是雷鸣子大袖翻出，人却如影附形，跟着已逼近了身来，左袖“风卷大旗”，霍地卷起，直向飞云道人面门上拂卷了过去。

飞云道人就觉得一阵绝大劲风，袭面而来，一时几乎为之窒息，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行家一伸手，就知有没有！

雷鸣子就是这么一举手之间，可是在飞云道人看来，又知道自己，比起这老郎中来，简直是差得太远了，和他打起来，真无疑是以卵击石。

当时向下一伏身，又飘出七八尺以外，一双小眼，骨碌碌朝着雷鸣子直转。

雷鸣子龇牙一笑道：“怎么着，不打了？”

飞云道人怔怔地看着他，一时又不知道怎样才好，满面羞惭愤恨之色。

雷鸣子嘻嘻又笑了几声，把背后小箱子抖了一抖，又看了飞云道人一眼，才道：“不打了是不是？我可走啦！”

说着转身就走，不想才走了几步，那飞云道人又喝了一声：“不要想走！站着！”

这老郎中还是真听话，叫停就停，当时又转过身来，翻了一翻眼皮，道：“怎么着，还有事？”

飞云道人此时见人家又回过了身来，一时可又失去了主张，当时脸一红，吃吃道：“你……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雷鸣子用手拍了一下身后的小箱子道：“我是看病的，你说我是干什么的？”

飞云道人哼了一声道：“相好的！光棍一点就透，道爷也确实佩服你这一身功夫，诚心想交你个朋友……”

方说到此，这老郎中，忽然已呵呵大笑了起来，笑声把飞云道人未完的话也打断了。

飞云道人脸色一青道：“郎中，你莫非还不愿意么？”

雷鸣子双手合十，向他一揖道：“道爷你饶了我吧……我是高攀不上……我走了！”

飞云道人脸都气青了。

老郎中说完这句话，转身就走，这一次步法很快，不想才走没几步，就听见后面疾风袭背，他是久经大敌之人，只一听这风声，已知是有暗器来到。

雷鸣子哈哈一笑，身躯微拱，已直窜了起来，只听见一阵叮咚之声，竟是两支瓦面透风镖，一奔后心，一奔脑门而来。

雷鸣子冷笑了一声，身形已自落下地来。

诸君或许会奇怪，以雷鸣子如此一身功夫，足可以举手之间，把这飞云道人制之死地，何故却要对他一再让步示弱呢？

说来这其中，实在是非无原因。

原来雷鸣子一心只是想救出洞中所困居的裘蝶仙，袖藏宝刃之一挥，已将钢锁转开为二，但是他却担心蝶仙并不知道。

所以有意在蝶仙室外，大说大笑，好令蝶仙惊觉，后来又暗示蝶仙乘机脱逃。

其实，他本身功力，虽已恢复了十之七八，行动已可自如。

可是他对那以“赤阳神功”闻名江湖的人魔徐道子，仍是不无戒心。

要在平常功力正常之时，他或愿与那徐道子做殊死一战，可是如今功力既未全复，这种险，他却是能够不冒为最好！

可怜这痴情的老人，他一心一意全在那蝶仙身上，只要蝶